

《2020 我们的故事》——

2020, 我的流水账

周候芊 (印第安纳)

早上起床, 趁一屋子人都还在呼呼大睡, 我端着咖啡走下画室。看看画架上几个月没取下来的画, 还有旁边画架上的肖像订件, 过去总总扑面而来。搬到这个家已经四五年了, 拿到钥匙第一天在前院兴高采烈摘樱桃的一幕记得清清楚楚, 但想想眼前的2020, 却又是那么模糊。好像时间都浓缩到一点,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: “居家, 工作, 吼娃, 做家务!”

Indy是块福地, 四季分明。春去秋来, 树叶从无到有, 从冰雪枝头到火舞流动; 再重新轮回到今晨的冰冻。2020好像没有为我留下什么, 又仿佛让我停下来看到很多。时间不停, 万物不息, 我于此, 体会不再重来的2020。

1月

新年刚过, 我们就收拾行囊, 去了佛罗里达。10岁的沫沫看着Busch Garden那几乎垂直跌落的过山车, 喃喃地说: “也许明年我就有勇气上去了。”老妈我热泪盈眶: 人生过了一半, 我也没有那个勇气, 孩子你好样的!

娃们说: We had a great time!

我也说: I had a fabulous time!

那真是一段无拘无束无目的的游荡。

我以为, 那是预备给2020的好的开始。

从佛罗里达回家, 开始听到国内疫情的消息。天天刷国内的信息, 眼见着出城公路封了, 眼见着方舱医院开工了, 眼见着以前家附近的小区发现病例了。

年前先生带着老二回国看爷爷奶奶, 顺便把外公外婆接回了Indy。他们在19年回国过春节, 没想到我妈过完年开始腿疼, 各个医院有各个医院的说法, 一通检查、各种疗法。打封闭、做针灸、吃中药, 林林总总。最后在重庆最拥挤最繁忙的第四军医大确诊, 股骨头坏死。别无选择, 手术。医生选择了保守疗法, 没有置换股骨头, 而是做了自骨置换。手术大半年, 还是不能行走, 给轮椅推回了美国。

看着武汉的乱象, 心里一万个庆幸: 幸好把爹妈接回来了!

2月

2月的慌乱, 主要是胆战心惊地关注国内的疫情, 但美国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改变。疫情向美国靠拢, 但工作学校都继续。娃在学校拿virus开玩笑, 当妈的赶快制止。电视里, Lester Holt对大家说: 疫情对普通美国百姓的威胁, The risk is low.

我妈的腿在美国重新看了。骨科医生是胖乎乎长得特别可爱的O医生。他的名字很长很难读, 所有人, 包括他手下的护士, 都叫他DR. O。他是泰国人, 华裔, 莫名地觉得, We're in good hands.

O医生给我们看了片子, 整个关节都塌陷了。我这外行也看得出来, 本来该像个乒乓球一样圆润的关节

头, 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干瘪的、布满干疤的果子。得, 前功尽弃, 得重新置换股骨头。O医生的日程排得很满, 手术排到了一个月开外。

老妈每时每刻活在痛苦中, 生活起居都遭受严重挑战, 洗澡穿衣吃饭都需要照顾。我时不时感慨: 幸好她就在身边! 如果她还在重庆, 国内疫情的各种乱象, 教她如何能扛!

3月

疫情到了美国。

去波士顿开会的那几例, 据说是本地的源头。那时候的一个case二个case, 都让家长们紧张不已。很快听说Avon的学校发现病例, 学区关门。我下了一个APP, 可以看到离家方圆几迈的case情况。目送孩子天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登上校车, 当妈的便开始刷手机看动态。有家长开始联系学监, 建议停课。我们镇比较淡定, 眼见着旁边镇子一个一个停课, 我们愣是等到了快到暑假。

孩子不适应网课, 天天鸡飞狗跳。周围的人们开始囤水囤食物, 从来不买罐头食品的我, 竟然往家搬了整箱的西红柿罐头、午餐肉。我有点发楞: 这是复活的童年记忆吗? 要开始备战备荒了?

更可怕的是, 原定的手术前两天, 接到护士电话: 手术做不了了, 医院不接受普通手术了! 这晴天霹雳把我震得不轻。我都已经开始给我妈做术前消毒了! ……以为她一年以来的病痛就会有结了。

我忙不迭地给别的医院打电话, 盼着兴许他们还没有完全关闭。不, 全州的医院都进入了紧急状态, 全部停止elective surgery.

挂掉电话, 推开父母的房间, 告诉他们这个消息, 我经历了整个冰河纪。

4月

我都不记得4月发生了什么, 才仅仅大半年以前。

今年春天来得特别晚。院子里面的苹果和樱桃树都开花了, 不久后又下了场雪, 一夜之间几乎所有果花都掉地上了。出门买菜还是免不了, 况且还得不停地去给两老拿药。去一趟沃尔玛, 口罩手套就不说了, 消毒纸巾各种擦手、擦推车、擦车门把手、擦方向盘。对武汉封城的认知让我们随时都害怕哪一天就出不了门了, 所以每次出门都是一通买买买。看着空空的货架, 心里琢磨着, 消毒纸巾用完的时间不远了。

复活节, 大宝的生日。我们在院子里给两娃搞了个Egg Hunt。天气是那么的惬意, 仿佛一片岁月静好。

我每天早上6点开始干活, 也只能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到了孩子老人起床, 我自己的工作就得停, 起身面对一屋子的鸡飞狗跳。

我的工作比较特别: 就是钻到地下室我的man-cave, 独自面对着画架。结束学生生涯, 再结束体制内

教职, 我的大半生基本上就是这样面对画架过来的。有个朋友说: “你好像特别享受一个人独处。我就不行, 没有社交的工作, 我会憋疯掉。”是的, 有时候我觉得, 相对大多数人, 疫情以来的生活绝对是具有颠覆性的改变。于我,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。有没有疫情, 每天早上都起始于端着咖啡, 走下地下室。不同的是, 现在对于“早上”的定义大大提前了。

手上有活挺急。多年前我们还住在康涅狄格的时候, 我开始为当地直升机大厂Sikorsky投资赞助的一个慈善项目绘制肖像订件。这个项目叫做“Fallen Heroes”, 一开始是为了纪念在伊拉克战争中献身的康涅狄格籍军人, 后来扩展到所有牺牲的康州军人。我有幸成为他们唯一的肖像画家, 每年都为这些军人家庭绘制肖像, 一画已经十五个年头了。

忘了具体是哪一天, 正画着一个二战中牺牲的士兵, 一个念头突然蹦进脑海: 我要为疫情中逝去的无辜生命做点什么。

于是开始了我的新的project: 为新冠疫情中逝去的人们制作肖像, 50张, 全部免费。

5月

5月开始, 陆陆续续开始接到通知, 今年预计要参加的art show, 所有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停摆。疫情之前就定好了今年的行程, 一个art show season下来, 本来应该有16个周末在外游荡。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: 做show的日子, 就是我这个穴居人走出洞穴, 四处豪横的美好时光……就这么黄了。压力陡增, 没有卖画的收入, 我们就真成了struggle artists了。

我们的生活继续在家里日复一日地重复: 早上尽量早起为我们的免费肖像计划投入点时间, 其余的时间在孩子老人厨房之间打转。既要盯着孩子不能有太多屏幕时间, 又要照顾老人安抚情绪, 然后再绞尽脑汁, 琢磨着如何做出不重样的晚餐。

孩子在zoom meeting里小学毕业了。她很委屈: 不是跟老师同学说好了“See you after Spring break”吗? 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我的学校了!

我画室里一个特别灵动的姑娘在微信上告诉我, 她得到了罗德岛设计学院的offer。除了她自己和她的爹妈, 我应该是最兴奋激动的了! 高兴之余, 她也告诉我, 很沮丧她不能参加prom dance。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, 被这可恶的疫情给剥夺了。

5月的唯一好消息是, 苦等两个月, 医院总算扛过了最初的慌乱, 让我妈妈做上了医院重启的第一批手术。4天时间, 不懂英文的妈妈一个人在医院对付了所有的流程。去医院接她那天, 看着她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出来, 真有那么一点壮士凯旋的感觉。我们都觉得: 一切都会过去的, 好日子就在前面。

(下接第B3版→)